

艺术散文境界的跋涉者

——赏析史小溪先生艺术散文兼谈散文的语言形态

王克楠

我与史小溪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创作路上,我屡屡得到先生的点拨。昨天,在一个散文微信群读到他的四篇艺术散文——《江上纤夫》《月夜莺声》《夜行》和《古寺梵音》,感到非常惊喜。

这四篇艺术散文,每一篇散文都是一缕阳光,可以照亮自己心灵的一角。在读的过程中,笔者感到史先生对于声音是敏感的。写静夜中之鸟,是写实,更是意境。值得注意的是,这鸟儿发出的不是一般的鸟声,而是文化之音:“‘荒岗——荒岗——’四野阒然,叫声传得很远。”人类是从荒芜中走出来的,将来必定归于荒芜,“它是歌唱荒芜美丽的山岗么?是咏叹北方的辽阔空旷么?我拿不准它那凄婉优美的鸣叫,拿不准它那忧伤清凉的韵音,只是静静谛听着。”

史小溪先生对于声音的描写,还有《古寺梵音》中的感悟:“苍穹掠过一只黑色的大鸟,盘桓低俯,鸣声有点凄哀,寻觅归家的路径。鸟儿也有十里长亭,残阳油酒么!我好像听到自己的灵魂在遥远的地方叹了一口气。”这一声长叹表达了一位觉悟者对于未来的希望和失望。

这两篇散文的篇幅都不长,但是诗意葱郁,作者的希望与失望始终贯穿其中。文中有“势”,跌宕起伏,凝重、形象,恰恰是先生倡导的“艺术散文”的写作实践。

对于现代散文的写作,史先生一直执着于“艺术散文”的坚守。不知先生是否受到清代诗歌流派“性灵派”的影响。他在谈自己的散文观时说:“散文这种独特文体,是一种更倾向于人内心世界的东西,它是心灵的映射。”所以,在他的散文里,并不多见历史事件,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事件的延伸部分”。比如《夜行》一文,其中的“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少年的夜间行走,却延伸到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苍穹的星星依然遥远幽暗。我们就这样走着。他一定察觉到他的后面有动静了,中途有好几次停下来,肯定是朝后面观望;此时,我也就立刻高度警觉地停下来。”

史小溪先生的《夜行》虚实两条线。实的为少年走夜路,听见了夜鸟的古怪叫声,看见曾吊死过人的老树,看到另一位吸烟的夜行人,听见村里的狗叫,看到宽厚的干爷。与实线平行的是虚线:对于晚霞的感觉,夏夜的懊恼,对于狼的恐怖,恍惚中的黑影,恍惚中的鬼火,想到父亲被劳改……虚实两条线互相呼应,形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鲁迅先生的“野草”系列,其中也多次写到了黑夜。黑夜在散文家笔

下,不仅是一种实景,更是暗喻与象征。鲁迅在《希望》中写道:“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有的批评家把鲁迅笔下的“暗夜”政治化了,其实鲁迅先生心中未必有那么多的政治,更多的是世道人心。

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德谟克利特说:“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小溪先生的故乡在陕北,陕北的梁峁连绵河沟纵横,生产高粱糜子谷子豆棵,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革命的摇篮”,其实陕北更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小溪先生作为一名具有时代责任感的散文家,必然消减了散文的政治教化功能,还原了散文和大地之间的血肉关联。他的陕北散文,如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那么张扬,亦如信天游那么勾魂。

除此之外,作者对异乡的生命景象也倾注了热情。比如他笔下的《江上纤夫》描写的并不是陕北的风景,而是巴山蜀水的风景。但是这样的生命激情并无关地域:“纤夫,纤夫!八面风涛,一川顽石,沉沉暗云,滔滔激流,一切都难以使你畏惧、惊恐、退却、悚然,你永远在勇敢地向前挺进呵!”

可以说,小溪先生的文字具有油画或者雕塑的特点,记录的并不是长长的过程,而是瞬间即逝的图像。但这些图像一旦进入散文的河流,就令人流连忘返。陕北的地域特点也于无形中造就了作者的语言形态。小溪先生的文字里绝对找不到套话、空话,甚至找不到社会流行语言,有的只是热辣辣的生命奔流。正如作者自述:“陕北高原那种雄阔、凝重、大气的意象,悲苦而顽强的生存意识,对我是如此强烈和震撼!”

对于一位散文作者来说,写散文写到一定的阶段,能否形成自己的语言形态尤为重要。散文的语言形态不但与一个人多年的文学修养有关,更与一个人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一个人多年与其所在的地域环境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就会渐渐产生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这种语言表达完全不同于社会公共语言,而是产生于大地的返璞归真的语言,是耐得住琢磨的语言,是能比较清晰地把读者带进自己的艺术世界的语言。笔者很欣喜地看到小溪早在多年之前就进入了“艺术散文”的写作阶段,而且新作不断。

更令人高兴的是,史先生一边写作,一边游历,在全国各地讲学不断,把自己对于散文的理解以及创作经验讲给更多的作者,使得许多作者少走弯路。其文德高尚,令人赞叹。在此祝福先生,并期待先生写出更多作品。

人神共筑的民族精神

——史小溪西部散文艺术探略

贾忠武

“史小溪的散文,就像陕北人的生存状态一样朴实无华。在艺术形式上,他不追求辞藻华丽,不玩弄谋篇布局的技巧,自然得如黄土高原的本质,随意得就像陕北的行云流水。追求一种陕北人穿羊皮褂子的艺术效果。但这羊皮褂子里所包裹的却是高原厚土一样的肌肉,是精神雄起的生命,惊天动地的灵魂。”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散文家淡墨对史小溪散文的评论可谓抓住了史小溪西部散文艺术的灵魂。笔者以为,史小溪先生的西部散文,更在于自然环境里的灵性,与神性的结合,人文环境里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张扬,呈现出人神共筑的民族精神。这种感觉就像黄河浪,就像黄土高原上滚滚的麦浪或是红高粱。读史小溪先生的散文,就像与先生比肩而行,与先生一起倾听壶口瀑布的壮怀激烈,一起倾听黄土高原上身穿羊皮袄的老农吼唱信天游。那是一种深接地气的现场感,一种精神成长的仪式感。这样的艺术集中体现在史小溪先生的散文《黄河万古流》和《陕北八月天》中。

散文《黄河万古奔流》开篇文字侵入骨髓:“现在,我开始感到晕眩,我已感觉到黄河疯狂的翅膀扇起的风迅速从我全身掠过。”接下来带着一种从精神层面和时空层面的视角仰视壶口瀑布:“黄河那罡风般奏出的粗犷凝重的交响,仿佛要把它不朽的生命体验与无悔的信仰色彩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深层。”对壶口瀑布的描写,大气豪迈,雄壮激越,吞天沃日,荡人魂魄,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洗星海张扬民族精神的《黄河大合唱》。自然环境里孕育着一种富有类精神的灵性,无论是坚硬的岩石,还是汹涌的波浪,仿佛那就是我们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偾张的躯体或脉动。作家想把自己融入黄河里去,或者化为黄河的一粒尘埃。甚或此时已经忘却了自

己,无论精神还是肉身都已随浪滚滚东去。“站在离壶口最近的河西岸这个险峻岩层之角,也就是摄影师们常担冒险风险抢拍瞬间的那个最佳之角。”那是生命的写作,那是精神的写作历练。“壶口瀑布,那是儿子扑向黄河的欣慰之泪,生命之泪!”力量雄浑,时空开阔,文化厚重,那是中华儿女对于人类远祖般的精神崇拜的仪式,那是地域文化民族精神的融合与传承,那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这一点,就像考古泰斗苏秉琦发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家,那是现实的生命对远古文化或是人类老祖的民族精神的崇拜仪式。“漫长而悠久的世纪,你在这亘古如斯的大干流域,经受了一次一次的大裂变大融合。火炼长空,水激乱云,虎啸龙吟,雷奔电闪。一刻不停地切割着秦晋峡谷粗粝的岩石岩层,叩探自己的命运,哺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坦荡豪迈昂扬热烈的精神境界,有一种人神共筑的意味。

史小溪先生笔下的黄河,不仅是风景画,更是风俗画、写意画,是一部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那青色的岩石犹如陕北汉子的坚韧刚毅,有一种坚守的力量。那铿锵的纤夫曲,飘荡的羊皮筏子,裹挟着一种不屈的抗争力量,那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抗争苦难的缩影。分不清哪里是在写实,哪里是在写意,哪里是物质的黄河,哪里是精神的寄托。那山那水哪一处不是充盈着一种力量?哪一处不是昂扬的抗争精神?夜宿黄河边,壶口赏月,就像西部歌王王洛宾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西部,寄托《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像高海涛先生的散文《伊市河风》里的十二月党人,带着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探索着奋斗着——作家让黄河的自然灵性,与时代的主旋律,共同演奏了天地人四重奏的交响曲。

散文《陕北八月天》,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厚重与力量。陕北的八月,不仅美丽富饶,而且豪迈壮阔;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精神世界的仪式传承发展。那种汹涌的斑斓的糜谷荞麦红高粱向日葵,是高原上亮丽的景色。就像高原人高原色彩的酡红,就像黄河浪,就像高海涛先生的《青铜雨》。这些都是辽西丘陵所不能承受的沉重。“那些豆菽、黍稷荡漾着,它们锥形的筒状的帚状的纺锤状的哈雷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曳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听吧,听吧,河谷山川的庄稼是在怎样地鸣响着啊!那浑厚的沉甸甸的声音,仿佛小泽征尔在指挥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每一串穗子,每一片叶子,就像黄河的浪花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人,思索着抗争着奋斗着——涌动着一种力量,绽放着一种精神,芬芳着,孕育着。陕北的八月,更是丰收的劳动人民歌唱的世界。打枣节,打谷场上的劳动号子,献糕仪式,信天游,腰鼓,那是文化的节日,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陕北腰鼓,那是力与美的交响,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辽西的大秧歌远不能及,那达慕也不及。辽西的二人转倒可以与信天游一比,虽不及秦腔的豪迈粗犷,却也与信天游一样时时处处脱口而出。无论纺织布,打水浇田,扶犁吆喝,甚至妇女绣花贴大饼子都不耽误。

西部散文因了地缘性而厚重豪迈粗犷,大气浑厚,荡气回肠,底气足。辽西的文化散文虽也厚,但多了一些韵味;黄土高原的散文,更多的是一些原生态的土味。史小溪先生的散文厚重大气,是羊皮袄裹着的高贵灵魂。在自然的原生态里有一种灵性,视野开阔,联想丰富,有文化的传承与神性的元素。无论自然的,文化的,还是实实在在的陕北人,都孕育着一种不屈向上、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最为可贵。



时光

寻觅内心的平静

蔺玮



在浮躁的时代,谁不浮躁?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现代文明制造各种噪音笼罩我们的生活,主宰我们的视听。在这个喧闹的世界,我在力求寻觅内心的平静。

我用我晶莹剔透的心,面对生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所有的人。我们要有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决定我们的生命质量。心态决定人的状态。有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会物我两忘。能放得下世俗之心,方能成为真正的大丈夫;能放得下大丈夫之心,方能成为仙佛;能放得下成仙成佛之心,方能彻悟宇宙的真相。

我没有彻悟宇宙真相之心,也没有成仙成佛之心,只想成为一个平常人。

我只是这个虚幻世界里的一个永恒传说,我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

我胸无大志,喜欢静默。

我喜欢听花开的声音,听雪落的声音,听寂静的夜晚偶尔的虫鸣。《圣经》中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纷繁喧闹的世间,我用书籍来洗礼自己的心灵。我的内心恬淡清静。

托马斯·德·昆西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不能时常过一过孤寂生活的人,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智力与才能。”

在长久的内心恬淡清静中,有时感到无羁无绊的自由,想呐喊几声,发出心灵深处的最强音。

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说:“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的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鸣,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但愿我的文字,能够像两块坚硬的陨石碰撞在一起,偶尔闪出一丝火花。

年画里的中国年

孙丽丽

以前老百姓过新年,即使家里再穷,也要买张年画贴在大门上,图个吉利图个过年的氛围。红火的年画,让家里亮起来,热闹起来。自古,人们就从美好的生活愿望出发,创造出许多生动有意蕴的年画。

年画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而门神画早在尧舜时期就出现。据东汉《独断》记载,汉代民间已有门上贴的“神荼”“郁垒”神像。

年画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据《山海经》载称: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以至夜不成眠。这时,大将秦叔宝、

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结果宫中果然平安无事。李世民认为两位大将太辛苦了,心中过意不去,遂命画工将二人的威武形象绘之在宫门上,称为“门神”。小时候看到一幅钟馗年画,面目狰狞,就把画中的人物当做鬼,别说辟邪了,吓得我晚上都不敢看。那时如果小孩不听话,大人就拿那画中人吓唬。

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四川绵竹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杨柳青木版年画发源于千

古镇天津杨柳青,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产地。苏州桃花坞年画《燃灯道人赵公明》在封神榜中具有无边的法力,能赐予人们财富、如意和长乐。苏州桃花坞的年画举世闻名,可能与晚年隐居于桃花坞的明朝画家、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有关,他的画被制成年画备受百姓喜爱。

四川绵竹的门神年画,因其地处天府之国,物产丰富,门神也就显得比较圆柔。绵竹还有一种年画叫“填水脚”,是旧时候画工在年末利用画案上残留的色块,草草画一对门神,赶往集市好多卖点钱回家过年。这些“填水

脚”别看寥寥几笔,却都出自高明的手艺人,为绵竹年画中的精品。

“年画”一词定名较晚,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写道:“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而以年节祈福迎新的图画来说,年画至今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宋王安石的诗句就记录了年画对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过新年了,少不了爆竹、压岁钱、福字、春联、年画等,“年画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可以说年画是最具民俗最有年味的象征。

年获,最好的年货

马庆民



的温暖。

而今,“家”离得越来越远,日子越来越忙,回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好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生活越来越好。网络发达,物流便捷,可以电话,可以视频,可以帮父母置办年货并快递到家。父亲爱喝茶,他喜欢同邻居眉飞色舞地品茶论道;母亲爱围巾,呢子料、针织、纯棉……每样都来一条,她喜欢跟那些老姐

妹显摆臭美;什么侄子、侄女、外甥等,衣服、糖果、玩具、学习用品……每人都买一套,貌似把生活的细节与期待全部寄回去,才算得上是最好的年货。

但即使如此,这些年货承载的年味却越来越淡了。对于渐渐老去的父母而言,大包小包的惊喜,远远不及我这个常年在漂泊的游子能回家吃个饭,唠唠嗑。仔细想想,其实

我们才是父母真正的“年货”,我们回去了,就团聚了,团聚了,就是过年。因为这份“年货”里有沉积已久的思念与不容分说的温馨。

一年又一年,物质的极度丰盛压缩了我们对过年的期待,过年也没有了往日的喜庆与隆重。看似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淡的只是从前的仪式,不淡的还是情感的真切、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在我看来,年货并不只是短暂几天备下的美食靓衣,也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几日团聚。年货除了物质上的满足,还应该是一份精神上的“年获”。对工作而言,在年终总结中梳理经验,纠正方向,规划蓝图……个人与团队的成长和进步,是年获,也是年获;对学习而言,回味一年中的收获,制定新年里的学习计划并认真执行……个人综合能力的逐步提升,是年获,也是年获;对生活而言,在全年收支账单里理出生活轨迹,计划着理财投资,提醒着开源节流……家庭和谐与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是年获,也是年获。虽然这份“年获”来之不易,却是最好的年货。

或许,年货,成了年获,才有真正的年味,才是真正的过年。